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跋

題趙侍郎公碩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為他人下筆獨為
劉巨濟書此詩浚儀趙公才思詳華雖見
之餘事者類絕人遠甚亦為米公臨此帖
前輩高懷曠度雖一技一能樂取諸人不

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宅趙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子嘗事趙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 真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懣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是有非俗如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數人耳

跋 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以九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為涇原都監張忠獻公處置川陝寔拔為統制官明年擢求興軍師由是受任數有克捷上既因魏公以知涪王魏公俄以罪去嘗為所薦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

邈在遠外上慮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
達君臣之情亡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
馬間蒙犯賊嶮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
也

跋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
南二程先生皆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
墨多在蜀而了翁偶獲闕見者如濂溪先
生帖伊川先生手刺則遂寧付氏各藏其
一而濮陽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
也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

生帖則余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
一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
人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
未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
之子孫弗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
而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
篤行之者蓋鮮而抗之於高遠姍之為艱
澀或託之以為銜鬻之媒者往往若是吁
可嘆也

題劉左史光祖所書潼川陳荷之母

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袖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于起
居列公公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士風
故紀載乎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
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不為辱而
名未長存況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
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

晉臣

橄欖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
酸辛甘則則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
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
色為黃在音為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為味

味之中也故茶不如芥也薑不如飴也毒
藥不如嘉穀也苦節不如竹筍也龍逢此
于不如后夔積契也然則橄欖之以苦見
取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嵬諫臣心憂
主無一偽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錄者多矣
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孟屬斷憑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苟嘗古者皆知好之
亦有事雖公瑣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
在蜀也何翅井蛙甕蟻視於建之世墓獨
能為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猶可槩見

於此以知秉彜之不可殄滅雖紀綱大壞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此亦可謂好古博雅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亡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此帖又因觀海惟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勒於載絕師邪此詩舊本子夜作夫子今來作爾來治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為是惟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為一成六言

其偶然邪今藏於資中李氏誠為可寶云

跋胡知院

與李溥往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虞為砭劑以撫事不及古人自歎此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實有味因知世道汗溥雖竿牘之間率為諛說不情之言是特數十年間事耳

跋楊參議

與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攜其先君子參議公手澤以示余為之慨然曰臺諫許風聞言事此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務博採故亦時有諧人之詞得以乘間切

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
門事得奇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
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
至冤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
聞為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遽
於大惡至冤之未明者乎茹而不言則所
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
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
以自明矣昔者唐人柳珪遷右拾遺而蕭
傲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
鄴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
誣夫人謂珪為不孝而父謂人言為誣使
仲鄴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為全人乎今
揚氏之謗不若仲鄴不幸而偶不逮見矣
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
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訛之閨之純二切亂也
惻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揚侯持是
以立于世也其亦無覲矣乎雖然已事無
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今固無及
矣若躰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于親
以信于人

跋揚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曆

易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契
緊蓋好學之人既有以備事物之理括言
今之宜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紜膠
同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實見之地雖
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楊君為問辯層
以質諸師此最得為學之要後生初學哆
然自是恥於扣問者視此亦可以少警矣
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嗚呼其末
享勿替

題普慈馮

惟一

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為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
誠為闕典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
下故繕營之費亡所從出只如劉光遠寇
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以
建一門閭遂致歛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
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若此馮生盍為我
持是以白郡侯物土賦文慮材計庸屬役
於某人取財於某所俟成規略定乃以控
于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助為諸臺
倡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跋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
餘事無間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
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年君
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遣臨邛魏某辭
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跋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虜使例外

送土物奏藁

元祐初政以文忠烈平章軍國重事司馬
文正呂正獻為左右揆范忠宣呂正愨劉
忠肅韓門下王右丞諸賢為執政文正既
卒正獻獨為右揆者幾一年有大遼使耶

律拱辰韓之來則正獻為右揆時也羽
儀百辟參錯顯序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
不謂中國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比亦
足以見尊賢尚德之風行乎蠻貊於斯時
也遼夏納貢鬼章即擒交趾効順不以有
人矣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
盛哉

跋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為門下侍郎明
年七月壬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
陳其過而不具文字由是罷政分司南京

是時路忠烈公平章軍國而申正獻公獨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御劄至謂奏劾臣僚旣無明文何異姦讒正獻遂累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厲則復引近此進擬越三日甲子乃有大資政鄧州之命然猶用前責詞暨正獻再請及於便殿反覆敷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臣蘇文定以均逸為詞前輩之於氣類愛獲保全不得請不已非所以合鄙締交也非所以揚已取名也為事躰惜也為人主心術慮也為國家留賢也其言曰皇帝春秋方富正賴大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宣仁亦委折從之不以為忤不知是不足以為元祐倚其休哉

跋何丞相東家所藏 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狄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於宣和迨欽廟倉皇即祚則事已不可為矣明年改元猶欲勉自支持內則募兵以為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土疆帝號至是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始罷唐恪而相何焘此正如晉侯之疾晏安佚

樂以成之蓋非一日迨二豎子者已據守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且召鑿緩而視之雖百緩何為徒承二子之一笑耳而况未必緩者乎所幸康王霸府之議首發於何公宋之中興繫一語是賴他日虜營易代之議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二者不猶愈終無可以自贖者乎蔡京操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以沒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虜薄城下尋以北遷何公為相數月而逢辰百罹殞今朔漠天之夢夢殆不可曉蟣虱臣了翁

後此九十年伏讀宸翰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繼以竇涕云

又跋

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祚用遏蠻方古所謂詰爾戎兵者不過如此今國家閒暇及是時不此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潰裂四出乃始坏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為守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子女以幸和好之成內夙秘切不醉也于中國覃及鬼方猶為國家有人乎自中興以迄于今又

四為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此以為固
三復獻陵宸翰為之流涕太息恭書其
後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敘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
及遺事一編建炎復辟記屬了翁識其未
了翁於先正行義年益嘗譜而為書矣故
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諭其黨
建請臺諫章䟽露名付外蓋以是恐喝言
者公獨於此時連柱其罪又請于太母乞
降汁三省以示二凶如寺人孟子作為此

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訥皆著其姓字于詩
之亂無所顧忌比人所難能也東朝辛卯
詔書以睿聖為皇太弟明受為皇太姪公
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退
又與王廷秀上䟽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簾
前又乞召廷秀雖以太母欲改令睿聖總
領兵馬公猶不諾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
朱藏一顏夷仲路公弼張逢明諸公皆在
藏一於青囊出群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
秀力陳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此猶曰若
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邪必欲行出公

卒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公之所陳
雖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
此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疎
畧如前一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
衝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乞臺章露名事故
無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
人心於繚繞回互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
而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
錄中書亦不詳故無以見此段實為復辟
之張本二者最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
者姑記所聞以備放失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
禮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
入寇公邊降附之民嘗為疆吏所遏至是
致忿于我反為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
不利伏讀 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
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為萬世
鑒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顴衆正收用廢棄之人
於黃太史有復朝奉知館州之命元符三

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
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僅有元祐
數年之治調停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
僅有元符之未建中之初未及暮歲而愛
莫助之之圖進孽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
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晦冥
將出山而晚霽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
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違寡偶每每
若此邪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
書法之變自成一家未易優劣景獻無二
者而有之可謂竒遇但今米帖間有弱筆
乃不逮黃何也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求銘
余幼侍諸父即習聞壽安二張氏之賢蓋
府君與其季巴西明府也今願有述焉以
光昭府君之令德而儼在憂服其請也不
敢曰可徒嘆夫世以升沉窮達論士如府
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悅親以至
信乎朋友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躰而

篤踐焉又能推其所得筆而為書以淑其子孫然則雖挾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詎知其中固有以葬矣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昫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群小所泐汨維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媚謾

譏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未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踈畧小人終日為不善遑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永以過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弟姪戚友朋閒轉相羽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盖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

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裒梓焉豈特有補
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為後來茂惡怨正者
之儆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
申年六十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
才以黨論故迭為僨興古人選于衆聽于
國人旁蒐而渴用焉猶慮弗始後世俗薄
世壞人才鮮少尚乃蕃休代進一則常以
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
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
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
之時四則小人敗壞國家浸不可支然後
以君子揀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子
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迭為消長進退如
人數更疾病元氣不無耗傷拊二老之事
而嘆千載間君臣相尋於一轍也

跋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
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
間則來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
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

此宜有三希克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為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為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既謫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二若力排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開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為州縣長吏所不礼甚者恟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掾曹亦致疏筭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作云

跋馬御史消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

惟陳當一時人獨多焉公在臺八閱月亦不為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耶為儉壬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自詳刑梓州時也

跋諸賢帖

土拱辰
錢明逸

揚安國
錢象先

李清臣
林希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為先正諸老所予其

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叢所載刁夜半得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叢之舛誤非一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繆戾記刁獨免而刁謫官去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在政府奏邸祠神事祇正獻避嫌不與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曆五年正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為樞副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同在政府也則半夜之語奚足多據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某久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

使東川而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
發宗社至計於廉闇猶豫未決之初時宰
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
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譴其肯絕勿敢言齋
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
所上章疏與刘某所作銘誌宣付史館仍
下有司別議褒錄今歷年而未報天既厄
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景仁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右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胥山

家子鑑屬某書之以勒諸鄉校且曰併為
我識其末白鹿之規五溫溫乎先民之微
言也麗澤之規三凜々乎後學之大戒也
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為也學者誠能
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躰
則猶稻梁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
康濟吾身不容一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
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誠陳而不
能以約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
先也詞華相詡也躁相競也慢相狃也本
學既措末習滋放則二先生異時所以風

厲與縣令長今日所以發揮者亦徒為掛
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不甚懼矣
夫

跋陳了齋賁沈

浦江令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書周
子太極說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
勒石于鄉校又從了翁得陳忠肅公賁沈
文與楊文靖公劉忠肅公張宣公三跋凡
皆真蹟也遂以併勒焉某伏讀是數者絕
然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
妙以推明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

天之義以極言一統萬殊之實二規則又
以理之最切近者開警後學學者而果能
事此則内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
要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賁沈之文示
之以前賢徒義好學之事其為寒鄉晚出
安陋悔已者之警不既多矣乎詩云民之
靡盬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戒則
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
然有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
氣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
也亦庸可闕諸了翁少也墓蘭今又以邑

令之屬俾叙所以勒石之意輒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為詩皆根諸孝友其
言兄弟之乖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
切近人情有合於易家人詩常棣之旨雖
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然則理義
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

帖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
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

古今人已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
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以為循誘
之術乎

跋崔次和勉齋銘

安子文銘曰千里之行始於企步
九仞之危成於積土日積不足月
計有餘勉與不
勉賢否異問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譁衆
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掠儒先之言
駕傳注之說乘有司之闇而攫取之爾自
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辨
志而推以至強立不及此古人銖積寸累

中畫安於小成志於為人凡皆自薄其身
忝所受者也峴好修而敏於文則必知
所以待已之厚矣儻由是充之庶幾
謂躰受敬身者焉則其為銘誌不已多乎
峴將之陽安謁後溪劉公滄江虞侯其試
以是言之亦將以為然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跋虞秦公棋所撰杜府君與權墓銘

府君余之妻之高伯祖也雅善虞秦公其
葬也秦公為銘其墓且親為書府君為人
不問可知後六十有六年余守潼川府君
之曾孫仲携以相示因嘆前輩講學於
利善之分文行之序率委曲致意凡以淑
州里而攝友朋務在可傳不為苟作今公
之聞孫剛簡率用是說蓋遠有端緒云
跋楊少卿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

詩

謂籟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問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况於俚諺自無足責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後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訓子孫惟今棘卿揚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約之於身而口方信籟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亶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熙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水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大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

而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為語孟者何翅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粗備極於二程先先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為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嚮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嚙棄弗顧者今趙君為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克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跋杜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

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三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若追錫號榮如冲靖史氏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庶僚而追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

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其盛哉雖然禮
所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
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
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祭之外少常其知
此矣

書潼川柳步養墓碑陰

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闢見此意
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
為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
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鳴
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邵子以易觀

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
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氏死而
失其傳迨漢上朱氏及朱文公蔡元定始
申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
氏說為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徃徃
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
然師友之功未能浹洽蓄疑蘊惑罕所質
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
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
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
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

說十卷以探義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
十四卦卦為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
者奚所為而然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
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
覆參驗以求之心凡以自明耳矣余既不
及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
又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
否焉既以悵悵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
不見之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
書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為
銘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

坤之所以稱羨愛錄者亦既無所不盡矣
雖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
失之振坤苟於是焉求之以不隊考志焉
茲其為稱羨愛錄也不既多乎尚懋敬之

跋游景仁伯所藏裴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玺舍是則亡
以為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
部之印為文特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
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且然印文自尚
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
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為口書不從者

而其下為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
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
極工而此獨不合當闕之以伺知者

跋康節先生荅富韓公東

溫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汜顯德己未
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
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
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
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荅之也前輩
講學不倦聞善相告聞過相規若此用能
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有以扶世立教也

跋賜潞京恤刑詔

猗其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五
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求
命之張本也熙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
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挾其私意壞法亂
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之知治躰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行
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已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
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

相襲邪先生雖不為公卿得時行道而發
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刑所以
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
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象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
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
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
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造次顛沛無非此
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
鄭揚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

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
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
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
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傳彼沈存
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
允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詩

理明義積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
煩繩削而合彼月燬季煉於詞章而不知
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三相 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
記者如納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玉清營繕
正章愍喪禮却契丹借兵罷官寺監軍杜
母后專政之漸謹人主御樓之拜發郡國
建學宗正睦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辨
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戮力以扶
王室是宜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榮
陽右丞中書駕部代有顯人至成公而以
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猗其盛哉此我 太
祖 太宗之德也科舉特為之梯航耳

跋青神杜才叔

和歸去來詞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
明興歸來之歎然而淵明雖勇退而能雖
容不迫若將微罪行者視叔夜之 直而
輕愠殆有間矣史載淵明之去在義熙三
年以其時考之蓋宋高祖殺劉仲文之歲
昭明所謂恥復屈身異代者為得其心夫
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哉而古今罕有能
發之者杜君此文作於屬盜未平之日其
尚淵明之心乎某昔守君之鄉顧不及識
君嘉定十五年九月解后其子安石於臨
安始見是作因推本昔人所未發者識諸

篇未而歸其書杜氏

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愎議

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著者其次蔣興祖死于陽武張子固死于隆德朱彥明數人死于震威郭澣朱友恭死于涇源又其次則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者不可勝數嗚呼王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比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古之一嘆

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

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竄逐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卜餘疏如張忠簡累千有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為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為之而著朋大義炳若

日星使為人子為人臣者莫不曉然知其
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
哉此帖蓋陰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者
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者真可敬仰也

跋三傳祠記行狀

余始識正夫於都城問奚自曰茲湖揚氏
也聞袖一編書過余蓋南城之人詞其先
君子若伯仲父茲湖為之記繫齊袁氏書
之其諸父行實繫其後俾余識之余謂南
城之人奉嘗夫三子者於傳氏子弟何與
期有以告之而未能也他日又以茲湖問
答相視其間有遺其伯氏道夫書云天平
吾道之享事自兩楹夢奠雖漢之黃叔度
唐揚文簡公未知淺深本朝濂溪明道康
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余
無然自失千載一門可謂盛矣茲其為顯
揚不既多乎而求諸人以為信無乃有外
之心與正夫其終覺焉

跋吳正憲公克帖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論之使歸夫獄
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 祖

宗所以祈天末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
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有闕遺者
如謂婿為郎謂叔父為叔叔母為嫂等語
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
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陋當併出之以
識世變云

跋吳正肅公育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
文獻半為煨塵吳氏世居浦城中今諸子
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
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
皆指為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
今為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為西臺在嘉祐
閒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王丈
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
稱三丈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
三未知果為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鄙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
葬相救相調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

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
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
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
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
而厚同躰也而况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
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
不韡韡躰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
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
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
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
雖間有重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
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重熾親疏厚薄
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
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
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
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醜慕咨嘆
使人孝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教以
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撫事
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峴山亭獨
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

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殺於毀
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
歲月浩瀚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
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為人不問可知然
則士之所以為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夫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
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
汗也洪水翁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
非喜為異者迄今百五十有一年歷觀人
物品第判若黑曲吾鄙亦可以自儆矣

跋李

清臣奏疏

跋沈國錄

煥

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

問

古之士二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焉則苟以
祿士然非飢餓不能出門戶不為也亦有
饑餓而不肯為者矣夫苟為道則立乎人
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否則
去之雖窮乏者得且_{不為也}况妻妾宮
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
誨之人主不以為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
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
獨何人而斷斷_{魚斤切}不可否之三日包

羞其象曰位不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亦作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肖曾

跋晏元獻公帖

晏大正自跋以文定致仕為康定二年康定無二年也以公檢傳樞使為慶曆初亦差

案公康定元年三月自三司使除刑書知密院厥九月以檢校太傅刑書充使慶曆二年七月加檢尉平章三年三月以行刑書為集賢相而李文定公由彰信之節除

宮傳致仕則慶曆二年七月也然則前二帖其康定之元與慶曆之年乎後帖半幅所謂五十年作官苦學猶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此語尤可玩昔人謂至微勛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為元獻公沉聞光顯吾嘗以其行於家人父子間者觀之

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

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與善之心於此亦可畧見矣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難其人况更向上事邪文

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吾鄙盍知所做
發云

跋李肩吾

後周

所書損益二卦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迂善改過之訓以
自儆李肩吾為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
以修裕名所居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
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修乎觀風
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脩所
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
伯謙勉之

跋顏魯公爭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
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
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猗其偉
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太平於行
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絳有顏氏守一圖書凡顏
字以彥彥从文从下三畫則當在
文字之旁而移於下者也今印文
从卒从灸書字下从者今從旦

跋胡復半塾詩藁

古之為文皆以德感仁熟流於既溢之餘

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為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為文者傳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縉雲胡復亨道攜詩編過余請序其篇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觀昔人盖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為紀迷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三十餘如沃桑天楚未已方將而遽以一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當申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以余言為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賢者宜有以精躰而篤踐焉

古人跋陳了齋辯王荆公目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事却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庶民且不合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後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

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三年臨邛魏某撫卷太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庶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為者自義理不競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可及嗚呼亦足以悲夫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在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史詞知二蘇者末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即

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
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
好為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
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
也

跋叙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僭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
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裸
順裏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一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
作為歌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
身為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
行吾心之所安臨邛魏某凡五乞祠未獲
命方襍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
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興感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
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
輩出易道幾無餘蘊矣三山林君又為周

易古經辭依上下部叙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助分鬼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為或曰審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為是也亦不過約為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断断然以是為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勉之哉

跋陳尚書

宗召

均贍宗族真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如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余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內翰尚書陳公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心異世一轍足以厚倫而勵俗不勝興敬謹書于下方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來者尚勉之哉

跋瓌溪吳先生

沈夢記

古者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

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
精爽不貳齊肅中正之民故夢之於禘也
豐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風也皆若
不相關而古人精觚熟察視為至近至切
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凡三百年甫
申之生亦何關乎文武而記夫子者自天
地之神至氣志之神嵩嶽之神文武之德
只通作一觚士大夫而能識此理然後可
與語瓌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後溫文正于洛凡卜有
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
布衾枕亦以驗公所安於而生窮達之
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孔子曰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馬范師友
亦云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赤壁

賦

才知之士蒲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博許叔
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
李少溫中興篆籀而所判定尚多臆說信
書學之難能也徐昇臣楚金兄弟最有能

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
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是
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
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雖其名
兢字見于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
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誰
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祠識者

跋陳中舍

貴誼

所藏杜正獻草書

杜正獻公嘗為詩曰老來指法不如初試
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
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逮暮年始
學草書而歐蔡蘇黃皆盛許之豈非大本
先立則縱橫造次無性不合邪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三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 孝廟御書用人

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
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在集中與
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與盛哉君
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
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整
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
君子遐不作人

後五十又八年

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
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感謹拜手稽首 書
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閣前千碧琅玕 喬岳蒼

松苦歲寒此是萬年峯上竹何

須更待雪中看

了齊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
年為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

徽廟初政召為諫官忤蔡京謫揚州管庫
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為軍明年又自著庭

罕掾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寧

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
移郴五年春正月以孳出仆碑而京罷相

凡黨人皆得歸故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

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

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未臨邛魏某始以

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

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之日

會壽寧道上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

刻介郡人張南仲把求一語記歲月嗚乎

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心

揚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于下方

跋楊文公貢蹟

倚馬

公博極群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倚馬急就之文裨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

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
伯洪以為如何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紹興七年自
祠官謫永一也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也二
十六年以母還蜀猶不為時論所容自
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
及事實攷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謫
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纖懟困躓
之意且為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

心昔人謂仁義入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
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
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蘭之志雖於公無能為後而始
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
頗得其詳而公所為易解日錄辯及簡牘
數十取素尊克集家書千數百言凡皆得
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
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寇
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壻嘗為寇所

抄取公竟坐遷陽山君子亨否碩蹇無毫
髮加損也祇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
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諫議卒元祐氣數
既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乎抑人
實為之也

跋北山謔議

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
允友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
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玉
堂乃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卒必取禍辱
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侂冑見

之大怒徐棟承望風指擊之侂曰得無成
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
輿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
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條具異論
去極於錢伯同之謫上旣自是莫敢有言
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齋
議則昉見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
訐也詩曰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亦足以發
千古之一嘆云

跋司馬子純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自羲文周
孔之易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
月遲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
旁觀歷覽為圖為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
求一言於予予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
學姑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伯
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
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
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竒矣而諸
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
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
為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

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辯析其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予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極五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罔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東返乎北陸則為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况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即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曆家細算分数言之則月行十二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坐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

二行十二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
二度餘此猶二至之谷刻最遲不為無理
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為證則望日止
行遲之日也况本乎陽者常訂遲本乎陰
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
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
密矣盍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田乙如辛
卯日與辰相尅為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
說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尅也而
左氏謂不為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
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邈豈以左氏
內外傳與周禮為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
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
而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
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
予方歛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
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燹以如邛叔原必
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
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
今又從公之諸孫壻蕭仲友應祥獲觀公

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詠情
性揚摧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為言蓋
人主生日為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
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
生日與東坡為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
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
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
德甚至將以金玉帛幣嗚呼唐太宗之威
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
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
無邊氣疑萬類實人亦躰其全端明英邁
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攢者
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
之而後升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
終簡也然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
槩見云

跋類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耻為搯
摩剝襲之文始舉于鄉故吏部郎趙公大
全取之于類省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
取之故簽書密院宇文公又主之嗚呼乖
逢得失其孰為之邪嘉祐間尚西崑體而

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王
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
之不徇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
應之者然則乖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
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予大慚之文相視
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點諫藁

文恭公奉疏既嘗爲之序引後二年蒙恩
歸自靖道荊州公之子愚出視元藁其間
所謂諫者歸過求名人才至身後議論乃
公職吏之弗戰絲大吏越足三尺外人才
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至於古
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實此度來者有以
觀世變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
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
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
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為之徬徨不忍
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
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為榜書樓二字國
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二百年間再燬于火

江元叔今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為藏
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
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下文
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與南陽开氏皆以藏
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
揚文莊二家之書不咸中祕而元符中蕩
為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
原無事
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
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遇託之憲言以
垂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
竝蓄博覽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
何幸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
如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氏
則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知如尤氏
子孫克世厥家滋莫可曉雖然是襦是衣
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糠菽耳豈凶
非哉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
志不

題李肩吾為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疆志精識嘗為字通一編以
正法繩俗許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李肩
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

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
二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習其讀
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于斯則不惟知
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
以凡書名之學偏旁點畫具有顛末乃知
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
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
書院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疆志書名之蓋于世亦鮮
及之渠陽山中為余從子今憲書鄉黨篇
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
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
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乎
小子憲肩吾所以遺尔者多矣往敬哉其
躅習踐修惟無斁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白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
潰敗者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
小人之幸不幸每每若此撫鄧氏遺事為
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窶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改元某得罪南遷過錫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歛容伏讀歎味不忘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刑于堂昨參聞見于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發潛懿也

跋家宰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僞檄事

予平生爲人記述多矣觀書太史氏閩人益廣姑據予所身歷者言之孽韓柄國逆吳臣虜士大夫不曰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爲臣之常分况不必此日然方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鮮及事已變息則敢爲者常多此可盡據邦家侯李文富順文檄與趙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無之而奪於利害以謬迷其所固有其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講預定安能斷斷若此予嘗爲侯記積善堂今江淞閩湘間家有是記大畧謂吾惟循理盡分而爲之

他人何與焉幾若爲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趙丞相子直孫必愿所藏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

束其情性

先生嘗爲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惟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某謹書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

至所謂雖喪已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爲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鈎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鋟梓于胄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

始著尚多判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額也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文公其有感於歸去來詞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爲得失乎遺墨藏于義天之族子燭臨印魏某與之爲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改黃太史帖

董季興壻于沙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爲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十七一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爲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益人臣所當爲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

猜問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交之分者乎
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
至再隆祐汎舟之後公與呂忠穆亦異論
迨其間退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
人憂世固未嘗有讖介之嫌信之周比和
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誼利縣隔霄壤
嗚呼其嚴乎前史臣魏某謹書

政趙昌父送劉清之 子澄 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
曰非悻悻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
門賓人君再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三揖三

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
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子胡底亦足
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彙

予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
陳密學章豪范正獻手記李邦直舉官記
及近世虞忠肅公翹材館錄輯成一書刻
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帑小冊韓忠
獻甲乙丙丁集魯宣靖雌黃公議未得全
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彙前
輩懷人憂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

幾而登帝命也俗流世隘此事久無聞矣
二復遺墨爲之永嘆

甲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稟

祖宗虛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
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
自靖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旣行則給事
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
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
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
來也臺諫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
或特以爲不可此事甚衆不暇枚舉自京

檜用事惡異喜士大以是爲驚怪

乾淳涵育之久積而至于給熙然後此意
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稟明逐臣
之寃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稟末
以識世道升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
不知之則曰譏訕嫚侮不足於誠乃若蘇
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
治平間年盛迄強熙寧以後艱禍觸患靡
所回撓元佑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

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
又非中身以前比矣上不精考而以一事
槩一人一言蔽一生者姑以是思之是數
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今張仲車篋
中紹定四年春臨邛魏某與寓目焉因識
其末

永嘉薛榮祖臨予觀亭記本而書表
和叔之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
不如自觀以求于一言

薛君引袁潔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
義滋有所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

我無一物而不知察所以會衆理而致吾
知也觀之爲卦實明是義今傳注之誤則
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
韻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
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
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
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詰亦
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
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未以質諸同
志者

跋鄧某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懷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又宣靖以來反是徃徃怨我而誨盜刃民而誤國覽邵氏遺事爲之慨然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

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諂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熟從容中道門弟子精躰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聖人也李肩吾爲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今商卿又以屬余爲乎商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稟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
公以來率襲是誤而不為脩攘之慮始於
患失終以亂邦予固憤此久矣紹定四年
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韃戎外侵臺榭內
潰辛君俱出示先簡穆奏稟因識其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
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為祕閣修撰荆湖
轉運副使過其第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
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

鶴山集卷六十四
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為國朝文章家逮公
充孜孜以人才為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
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
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
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
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
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
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
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
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
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况稟氣
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
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
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為悉因悅
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
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
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實此
帖亦以覘世道之變云

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
俚字為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
指故聰聰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

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
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
為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詒後而為是
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
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蒞語姑俯而就之
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
遠牟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
略者茲未暇及也

跋牛寶章大年記揚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為
鄭損所誣幾成大獄揚叔正時為軍器監
帥蜀人之在朝者曰于有位而有不謂然
則自為書爭辯益切前以盡白嗚呼
此豈有為為之哉高閭植槐等
有為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埴其
尚勿替先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麾退翁蘇文公之元也持正不撓終於
利州路提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
其五葉曰叔平者自號松菊花園有子曰
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為族黨歸重嘗賦
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

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
浮歸實進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
國之恥也叔明尚懋敬之哉玄默執徐同
壯月穀旦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
倡疇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
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
而和之追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
與焉而猶惓惓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
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
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說
真蹟相示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
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麟不已多
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題孟莘事狀

昔歲銜命拜昭慈于攢宮器皿裳衣獲窺
于奩中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
度溫而恭吾雖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
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

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
公筆蹟二者咸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
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為群儒倡雖其
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非師友切
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
未定之論為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
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
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
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斃而後已者
彼世之粗涉梗槩而哆焉自足者殆亦不
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箒
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
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
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
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
於此亦可畧見拊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
范文叔甫之壻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九五皆寧
考初元也是時孽韓枋國黨禍方張此何

時也而以予所見於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李章叅政君亮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朱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與固自若也權臣威皎徒能怖赫庸貪而終不能以間人心之同剝之三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復之四曰申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同類惟道是從矧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禦之予雖生晚而身履乎慶元泰禧盛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李與一熙羣賢之間嗚呼我軀謀猶伊于胡底亦足以悲夫

題蘄州儀曹范墳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惋於大官貴人無足倚賴而冗曹裨官猶可與有為也趙哲一使臣能以百騎束虜馬向拱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騎傅亮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粹一小校能先諸將以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却虜于南京至於據神稷破鶻眼者乃安邑之士人日中碎虜五十壁者乃石濠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興者乃招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字董者乃經略司之

都監曰孟迪曰种潜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檄異時中興諸將繇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經營河朔則虜當遠伏涼澱之北而祖宗境土遄歸職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子郊誦公自蘄趨濟顛末咸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驕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人爵蠱壞士氣胚胎禍機一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濡首之勵然猶扼塞不得亨嗚呼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辨紙尾三人乃汪黃耿非宗忠簡此說甚善佞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某某者必有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陝待張忠獻之薦而後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某歛涕書于下方

書廬士周挺讀歷代書

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往皆為己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求之前言往行而讀之

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
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
廣記詳說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
一言方以王事未暇與之精講也姑識其
未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拜門生其黜也
諱焉蘇氏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
聖以後又大顯於阜陵褒崇之日至程子
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為輕重迨近
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

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
懼焉李君盍為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
於不睹不聞以庶幾無負於諸老先生之
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
節公銘之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
之兆乃其考君手卜史巫紛言不可於是
廟殯垂三十年厥子應龍疆善克家乃改
卜得負郭田惟允食竭訾以庚之又為豪
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

之甲子先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
艱而兆異時改乞公一言以識諸碑陰烏
乎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脩而止於是而
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
葬而播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殃疑天之
夢夢者信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曰將
在其子孫抑猶未免責償於天道也雖然
應龍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郎吏
以友人陳和仲塤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
云陛下居飛龍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
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說于此

王荆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為江寧守陳和仲
作也介甫既為相而庫屋寒蔬不改其素
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
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說殆與貨色之對
相似然尹君其知此則知景仁所以敬我
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某書

于三瀘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予昔遷靖與廣西為鄰廣郡牧守多故舊時以方物問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黎洞沈椰子酒吉具黎莫之等率中州所罕見黎莫如青棊布暑夕可以覆體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泉羊豕為斤十減米之二蔬筭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糲食鼠為大靡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吾

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瀘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字言見寄又自為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臣某布宣德音退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未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已士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黷貨徇利者祇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為門鐵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為塢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亡身為他人守耳

書魏少申墓仲碑陰

少伸予所厚也今其没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伯衡以一編書視予而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前禮部侍郎曹公器遠為誌其窆尋以史巫拘忌誌所書歲月立封與今不合且始卜日于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今卜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卜地于盤石縣高榮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卜瀘川縣天柴山巽岡以繼母張氏祔夫子為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裴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為我併識之嗚呼墓之有碑雖漢魏之未造而人子報親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槩見乃為勒其語于碑陰以備來者之參攷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做其書為國朝通典因得以熟復終帙今起家守瀘帑有刊本而文字漫漶半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之亦可惜乃命工易十之四凡二千葉為文五十七

萬有奇端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為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為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為最榮然則
 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災與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

蒙以遺余余既錄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
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
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余舉以畀
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
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為一書嗚呼此
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
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孝祥詩卷

宋孝祥前年過我出八詩有擊壤集中
氣脉今年又求予友有吾書之索予題識
詩造平澹此豈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
未道者如點檢精時管甚人與事事安排
要侶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了翁方治東歸
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

莫有北向發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
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姑挫虜鋒則張忠
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
而不敢四張韓劉岳接跡于江淮然後中
國之勢重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
京喪師悼頗牧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

稽首識于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銘云窮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百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温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徵之則以建為然建蓋宗乎濂伊濂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為業以孝弟忠信為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

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躰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頓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楊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為伏羲鄭康成以為神農

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周文孫鄭之義
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子以為唐
虞之時固有卜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
不待文王而後重爻也不寧惟是竊意先
天一圖自古有之嘗舉以謝起文則曰何
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學者於是
識一時問答為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
上下神祇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
貶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其秋不復

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毋不及見
矣既唱第途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
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
殆則憮然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
決意不仕賦十詩見志屬李肩吾書之予
識之予謂之曰子以蒼蒼者為天邪此心
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
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違
心所安是戲豫也語曰吾誰欺欺天乎子
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乎厚卿竦然曰

我事吾志不他有侮矣乃識其事于詩末以成厚卿之志

跋 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詳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 兩朝聖明照知臣心訖荷眷憐致位通顯茲又蒙 陛下申錫寶翰賁耀林廬臣竊惟先朝賜書必

以名湏實顧臣熏心患難舊讀荒蕪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鶴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求初心以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 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未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久於外徃徃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薄獨荷 陛下殊典之遇自親大政召冠

禁聯會鞅鞞披猖

亂民整居王略四

命臣以宥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闡外籙
金篚幣商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
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
膏耀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 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遠當王朝
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干音拊側
反出讓行公夜也十五下拜登受曷云其醕臣
謹以宸翰被諸金石班其事于侯封用答
揚明天子親命幹方之意為臣工勸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燮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
道墓銘相示則婦之祖揚敬仲所書
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
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無咎劉子
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
知貫道矣忠敵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
臣例遭陞樞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躰也
子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
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
賢已過矣可乎曰魏晉以來文

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為據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先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艤夕

陽今日懽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

錢塘

古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椽廬流毒于今幾卷

書擬代周顥報山鬼移文逋客請

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邛高孝壽公

純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開禧二年補郡

去同產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

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

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

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

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幸得遺藁

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

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為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即止齊陳先

生傳良為先皇帝嘉邸贊讀時所書也朱
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藏
之蔡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
嘗為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
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
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
歸其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
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
書于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吾邑蒲江予以
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
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頌白矣 出一卷書
乃當時縣庠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
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
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
不為無補於是教企文故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為名如周官達書名于四方儀禮
百官書于末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
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顛張草聖
阿買八分猶為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

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為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溯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特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觀李唐裔孫祐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皆竒遇也惟是虞楮顏宋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

楊誠齋周益公帖

朱子訖為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効他人躰邪抑逃墨以解學禁之禍邪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為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忠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傲行顧言言顧行

題廬祖岳復別祖墓

常為同年友廬申之序廬氏會拜錄今

其元仲山以其別祖舍監之墓久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於唐為申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况如吾仲山遊學膠庠夔鹽不贍而能為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有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奪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臣魏了翁與其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